

◇ 水烟南方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现居深圳。

龙岗河上游最漂亮的一段叫作龙园。或因地名中带一“龙”字，建筑都向“龙”靠拢。该园围墙呈黄色，曲曲折折，蜿蜒悠长。凑近看，下面是房屋一连排，圆滚滚黑色屋顶上，片片鳞状装饰，屋脊乃一块接一块的锐角三角形。入口处的屋子，上方是一个含着珠子的巨大龙头。站在远处打量，整个就是一条龙。这条始终一个姿势，只有半夜偷摸动一动，舒展一下龙鳞的家伙，把鬼鬼祟祟的高楼和拥挤的城中村给隔在了外面。

园中一个高约五米的石雕：一位少女侧骑在龙身上。人和龙都望着前方，似迎接风雨雷暴。雕像已斑驳，石头的原色上铺陈大片黑斑。基座上四个红色的小字：“仙女神龙。”生硬敷衍之感。

龙岗河穿园而过，泠泠有声，清亮、婉转。下面水中有步石连接两岸。涨水时，步石大部分被浸，只一小点儿空白可落脚，人行如鹤，双臂伸展摇摆，对面来人，交错时胳膊从不会碰到彼此。上面的桥上，只能走人，不能过车。桥上支起廊柱，覆盖

景观河

红色顶棚，远望倒像是凌空搭建的阁楼。再往上，一大坨云堆在空中，如两座巨大的白色山峰，上连着天下接着水，忘了自己要去哪里，就那么愣愣地想一下午。

河中间有一沙洲，浅黄色，边缘清澈，中间沉黑，状类乌龟水中漂。洲头芦苇，被风一吹，便似抬起乌龟头颅，张望不远处的“巨龙”。

岸边并排五六棵大榕树，每一棵都能顶起半边天。小雨时站在树下，可保证不湿身。榕树的根非地下生出，竟萌发于枝头（所谓气根），向下发展，扎进泥土中，定住。地面潮湿，可提供水和能量。根须越长越粗，渐成树干。一根根树干离得太近，粘连在一起，使得树干更粗。其中三棵榕树绕石而长，根须像蛇一样，把两三尺高的石柱捆绑起来，成为自身树干的一部分。石头因此有了生命。在石头的空隙里，钻出一棵棵

嫩绿的植物，一个个小型的郁郁葱葱。石头的背阴处，斑斑驳驳爬着苔藓。一排蚂蚁在苔藓上走过。低微而蓬勃的生命力令大榕树撑起了自己的宏大叙事。

近水处长满青草。茂密，过膝。一股浓烈植物气息覆盖在青草之上，绝不越出草丛，向外蔓延。各处都有自己的气息，坚固而收敛。草丛中踏出了一条潮湿的小路。不敢走进去，夏日万物活跃，谁知会突然蹦出个什么东西来。

跟深圳其他地方比，这里闲坐的人还是比较少。两三个人等距离排开，各执一根鱼竿在垂钓。对岸亦有三人，和此岸保持了对称。水中鱼逃无可逃。一个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哭咧咧的，眼里并没泪，裤腿全湿，小手沾满了泥。年轻妈妈气急败坏拽着他的胳膊说，你有冇搞错，甘大个人都会跌落河？个眼生系屎忽过度啊？（你有没有搞错，这么大的人了还会掉到河里？你的眼睛长在屁股上了吗？）不禁偷笑。

上填年级时，我还特地填小了几年。这次，我办的还是一次能借两本书的证。拿到新证，我得意洋洋：看来还能混几年书看。

高中毕业了，可我还想看少图的书。这下，我还怎么继续冒充初中生呢？我把妈妈请出了山，央求她去帮我续卡，“你要随机应变，就填‘市西’，年级能不填就别填了，他们看不到本人，一定以为就是个初中生。”被我缠得没办法，妈妈只得硬着头皮去图书馆。这个代办人还真机灵，帮我顺利蒙混过了关。

大学期间，每次双休日回市区，我总会去一次少年儿童图书馆。大概大学时的我还像个高中生，大概图书馆的老师见有人爱看书总是好事，所以总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至今感谢伴我度过整个学生时代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我在那里多蹭了好多年的书看，有书相伴的少年时代，真的很美好。

足，甜却不敢苟同，吃不惯。剩下的悄悄送了本地朋友。在新疆长大，水果的甜，已经渗透肺腑了。

袁枚《随园食单》上有醉萝卜，糟萝卜，香萝卜，均是腌渍而成。吃过泡菜萝卜，酸脆可口，萝卜干也吃过。到底不如新鲜的萝卜清灵爽口。

萝卜生吃可以接受它的微甜辛辣，若当水果，舌尖却消受不了。中午的萝卜，却吃得口舌生津，真是咄咄怪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是这样的吧！

起风了，一阵秋风吹过，叶子簌簌落下。风从远处吹来，少年往事在心头掠过，如帘卷秋风，去得远了。秋风里，几个穿红色校服的孩子在嬉闹，踩着落叶缓缓而行，笑声和着窸窣的落叶声，在风中扬起又散去。有人逐着风中的落叶，捧着双手，叶子如蝶徐徐落在手心，少年一脸春风，那是秋天的阳光啊。

多好啊，秋天深处，有勃勃的生机，有温良的时光。人间多少事喧哗热烈地聚集，终又寂寂地散去，如潮水漫过沙堤，留不下一丝痕迹。

赠书

又开始瞄上了世界名著……

一转眼，初中毕业升高中了。按理说，升入高中，就不可以续卡了，但少年儿童图书馆中学部适合学生看的好书不少，而且更新很快，爱看书的我怎肯放过？上海图书馆尽管书全，但对我来说，交通太不方便。为了续卡，我很得意地耍了一下小聪明。

办借书证，需要学生证作为身份证明。初中毕业时，学校按规定要收回学生证。当时，我告诉老师，证丢了，老师倒也不追究，也没让我补证。初三升高一的那年暑假，我在借书证还差一个月要过期时，就急匆匆地去图书馆续卡。我仗着自己人长得小，又拿着初中的证，丝毫没引起管理员的注意。在借书证

萝卜记

卜青圆，憨憨的像顽皮的孩子，沾着新鲜的泥土，青气隐隐像远处走来的隐士，大巧若拙。栏外的人，看得满眼羡慕，欢喜激荡，曾经淘气的时光重回。

日子忙忙碌碌，如秋水逝去。少年时光已经走远，秋风像顽童卷起衣角，掀起一幕幕往事。得几个萝卜并不重要，人至中年，活泼童心尤其难得。

我得了一个萝卜。削去皮，隐隐一丝红，红心萝卜。切一片，咬在嘴里，一丝丝清甜，再咬一口，还是清甜，连吃三片，微微一丝辛辣，有些烧心。遂丢进锅里清水煮了再食，清香鲜美，好吃。

有年秋天在北京读书，吃到天津的沙窝萝卜。同学美意从家乡寄来的，班里人人有份。个个萝卜有手腕粗，同筷子一般长，是天津特产，说，甜可以当水果吃。切开水分很

◇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章见诸报端。

我从小爱看书，还记得小学四年级那年，妈妈带我去南京西路上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办了一张小学部的借书证。从此，我以跑图书馆为乐，直到大学，还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结有不解之缘。

小时候，我最爱看的是侦探小说，我几乎把小学部里侦探小说翻了个遍，印象最深的当属《福尔摩斯》，不过我那时的水平也仅限缩写版。

两年一晃而过，进了初中，人长高了不少，小学部里对我胃口的书被我“消灭”得差不多了，我不好意思继续“混迹”小学部，就升级去了中学部，说是中学部，但其实只对初中生开放。

中学部的书比小学部丰富不少。我先挖掘我的侦探小说，《梅森探案集》《亚森罗宾探案全集》，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那些破案的小说，都是我的最爱。啃完了破案的书，我

秋天像宋词，清寂消瘦令人低回。一阵风起，叶子纷纷扬扬，静静地伏在地上，一片片堆起，如蝶似花，一片挨着一片，一朵压着一朵，没有谁嫌弃谁，团团簇簇地拥着，挤挤挨挨的。辽阔里有沧桑，清寂里有繁华、绚丽，有生机有荣枯。

远处芦苇的白花飘飘洒洒，如絮如羽，从蒹葭苍苍的青郁，到扑面一白，秋天的气息就这样来了，旷达舒缓，盛大悠长。

阳光照在叶片上深深浅浅的，真好看。浅黄深黄深棕，浅红深红褚红，半青半黄深绿，像人生每个阶段，鲜活生动。新绿里开始，盛大里谢幕，周而复始。

郊游聚餐的人群很快散去。人散去，如秋凉拂面，冷月悬窗。有人在院子里踱步。看萝卜！说的人指着一畦青郁的萝卜，满脸喜气。已经深秋了，屋后菜畦里还绿得蓬勃。拦着丝网，绕到另一侧也起着围栏。有人童心大发，一个攀跃上了围栏，嚯嚯，身手丝毫不亚于少年。轻轻一拔，一只青皮萝卜拎在手中，一摇一晃，萝

◇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等刊物。著有《寄秋书》《风从域外来》。